

寶生活散記

著

筠明

揭啓

周周

正中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滬一版

小寶生活散記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三元八角

(外埠酌加運費)

版權所有
印翻必究

編著者 周

發行人 吳

啟德

秉

印刷所 正中書局

正中書局

常明街

助

序

這是一個長篇的中國兒童故事。內容是敍述一個由初生到四歲的兒童的片段生活。在外國，父母替孩子們寫傳記的所在多有。至於本着自己從兒女方面得來的經驗，而寫類似『父母學』半理論的文字的，更屬指不勝屈。這在中國恐怕還是創見吧！

外國兒童和中國兒童各自有他們不同的生活環境。他們的性情，舉止，嗜愛，玩的方法，以及其他一切，也各不相同。例如外國孩子在出世以後，就被放在一個小車或搖籃裏推到院子當中去做日光浴。較大的孩子就是在嚴寒的冬天，兩條大腿也是赤裸着的。上房，爬樹，泅水等等含有危險性的遊戲，父母都不加以禁止的。這種種習慣，可謂和中國的孩子截然不同。縱令同屬中國兒童，因為先天秉賦不一，父母領導互異，他們的生活趨向，也就大不相同了。再進一步說，在同一個家庭環境的兒女，他們成長的經過，不一定完全相同。這種情形惟有父母知道的最詳細，所以描述兒女幼年的生活狀況，以父母為最相宜。

我們寫這篇東西的目的，可以分為左列幾點：

①從這裏可以得知一般中國兒童的幼年生活狀況，雖然有些大同小異的地方。同時，並可以得知兒童由幼漸長，關於身體、知識，種種方面漸次增進的必經的階段。

②關於父母對於兒童的正當態度和教管的方法，以及兒童心理，兒童個性，兒童衛生，兒童知識，種種方面的研究，比較，我們都於言外做一種暗示，讀者不難一望而知。對於『父母學』『兒童學』，這或者不失爲一本相當的參考書。

③期望相當年齡的兒童，讀了這篇東西以後，能夠增加他們的生活興趣，養成他們判別好壞習慣的能力。

④由這篇東西，希望能夠引起每一對父母都情願替他們的孩子寫生活錄的熱心，而爲比較孩子們生活狀況的根據，尤其是母親，應當更詳細的記載，以期逐漸改善她們對兒女的態度和教管的方法。

我們這篇東西，純是寫給小學兒童和一般主婦們看的，所以注重寫實，不空談理論，用淺顯流利的文筆描寫瑣細的日常生活，使能周詳而有趣的活躍在紙上，這是我們始終努力的一點。至於文學的技巧方面，或者相當欠缺。同時，我們更希望繼續寫下去——假使可能的話——一直到孩

子自己能夠寫日記時為止。

今年不是兒童年嗎？但是在兒童讀物中我們看到的，仍是些不合中國兒童脾胃的外國童話，外國兒童故事；要不然就是『狗哥哥』、『貓弟弟』。若求一種新的貢獻，可以說絕無僅有！我們期望這篇東西能夠負起『揭竿一呼』的使命，而為轉移兒童讀物方面的『開路先鋒』。

二十五年七月著者識於北平

目次

一 槐蔭如蓋下一輛小車	一
二 小朋友阿迷	七
三 「毛毛」「傻傻」	一三
四 跟爸爸認生	二二
五 到外婆家去	三〇
六 「你猜猜我口袋裏有什麼」	三八
七 奶奶的夢	四六
八 「你檢吧寶腿疼」	五二
九 學媽媽洗衣服	五七
十 拿枕頭當小寶	六四
十一 一幕洗頭的趣劇	七二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二 | 『爸爸上街街買餅餅寶喫』 | 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 | 三八〇 |
| 十三 | 病了 | 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 | 三八九 |
| 十四 | 端午節款待來賓『跳個舞吧』 | 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 | 三九八 |
| 十五 | 替洋囡囡洗澡 | 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 | 一〇五 |
| 十六 | 重遊天津 | 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 | 一五一 |
| 十七 | 寫一個外婆 | 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 | 一二四 |
| 十八 | 『周友樟的信』 | 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 | 一三四 |
| 十九 | 看畫片 | ：：：：：：：：： | 一四四 |
| 二十 | 『是小弟弟是小妹妹』 | ：：：：：：：： | 一五四 |
| 附錄 | 怎樣準備做母親 | ：：：：：：：： | 一六一 |

一 槐蔭如蓋下 一輛小車

夏天的亭午，院子裏靜悄悄地，祇有幾個麻雀兒來往叫着。北上房一排十幾個窗子，都下了綠色窗衣，隔着長廊，映進南牆三株蔽日參天的大槐樹，愈顯得一眼望不透的濃綠。

被青苔膩溼的土地，上面罩滿陰涼，漏下一絲一點日影，風來時，動盪個不住。停在靠西邊階下一輛小竹車，黃色的篷子上，這時好像印着深淺不同的花紋。陽光射不到車裏睡的小寶。她睡得似乎更酣暢了。一件淺緋色的短紗衣，胸前鈕扣已經散開兩個。胖團團的兩隻小拳頭，緊緊握着放在左邊。小嘴不時在動，像是說話。霍地裂嘴笑了，小嘴右邊立刻起了一個小小酒窩。天真堆湧滿臉。想必是正在睡夢婆婆教（註一）。



小寶是個未滿週歲的女孩，降生在一個初秋的月裏。雖說是初秋，可是夏天的炎威，這時還未退盡。玻璃窗透進的暑氣，悶得人喘氣不得。睡在床上的母親，止不住用手帕去揩額際的汗水。小寶祇裹了一層被單，兩隻烏黑的小眼珠，滴溜溜向左右亂看，彷彿正在觀察眼前的一切。

『小孩出世以後，不是好幾天才能睜眼嗎？』曾經看見幾個小妹妹落生的爸爸開始這樣懷疑。但據祖母的解釋，那是從前的孩子，近來生的孩子可不是那樣了——一輩強似一輩。

剛剛落生幾天的小寶，誰說不胖！有着一個圓而且胖的小臉，一身深紅色的胖肉。不幸幾天以後，她一變而像枯瘦的小猴。原因是媽媽自己沒乳，代奶粉吃不服，更沒有用妥一個合適的乳娘。以後還是決定餵她飛鷹牌牛乳。媽媽整天整夜要照料她的乳。這樣在未滿三個月以前，她依然是個營養不足的嬰兒。記得在兩個多月的時候，媽媽第一次抱着她坐火車到外婆家去，外婆一天唸到晚：『這個囡怎麼瘦成這個樣子！不餵人乳是胖不了的。』大家也都不歡喜她。一天，媽媽在樓下有事，她獨自睡在樓上一隻床上，大概是因為飢餓啼哭了半天，媽媽也不大說她可憐。

三個月後，媽媽每天除去餵她三遍牛乳以外，又找了一個非正式的乳娘，每天來貼她兩三遍乳。是一個極壯健的回教婦人，乳水當然充實而有力。這樣，經過一個極短促的時期，眼看她苗實起來，小臉，小胳臂，兩隻小腿，肥白得像剛出籠龐的蒸饅，的確，變成另一個孩子了。

這時，她並不十分愛啼哭。奶奶整天抱她地下走趨。大家都愛哄逗着她玩。媽媽心裏也著實憐愛，雖然口裏不時罵着『討厭』；尤其在哭的時候，她的小屁股上還要挨媽媽幾下輕輕地手掌。

她似乎漸漸了解人意，知識也正在開始萌芽。在大人指導，教授之下，學會許多表情動作，笑，就會了，擠眼，搖頭，要牽，抓手，也依次嫋熟。見了媽媽或她的熟人，知道掙扎撲過來要人抱，兩隻小手臂是那樣張着像兩個翅膀。譬如要是個生人向她說：

『小寶，跟我來抱罷，這裏有好玩意兒。』她一般知道笑着向原抱人懷裏藏躲。

她這時已經有了許多小玩具：小鈴，小鼓，小花棒，小人，小小人。這時她還不會玩，親戚朋友都愛她，贈送她不少禮物，衣服，尺頭和玩具。爸爸從老遠的地方，巴巴地替她買了一個小搖鈴回來，誰知道她不高興玩，拿了兩次，兩次扔在地下。

『看你底爸，這老遠花兩個大子買回這破玩意，我全都不愛玩。』媽媽總是嫌爸爸捨不得花錢給孩子。

半歲的時候，正值新年，媽媽帶她拍一張像片。照像館的人都說她是男孩。因為她打扮得完全是一個男孩樣子。一個人坐在帶圍的小椅子上，一隻胖胳膊臂膀樣的露在外面，挺有神氣。當這張像片寄給爸爸的時候，媽媽信裏會有以下一句相當自負的話：

『你看我給你帶的兒好不好啊？』這在爸爸的内心，是如何的安慰！

『媽媽』『姆媽』『爸爸』這極簡單的語調，在她半歲以後，常常掛在口邊。並且用舌頭在口裏發出其他種種不同的聲調。有時將整個拳頭放在口裏，吃手是小孩子們的習慣。



你看我給你帶的兒好不好啊？

1933.2. 小寶攝于北平，時年半歲。

春天過後，天氣漸漸暖

了。媽媽帶她去醫院種痘。在一

間大的診病室裏，三四個醫生正忙着給二十多個孩

子施種，有的醫生忙着擦火酒，有的忙着劃口引瘡。孩子們的哭聲，和大人的哄逗聲

鬧成一片。尤其是當一隻小胳膊赤裸着拿在醫生的手裏，用小刀劃十字的時候，孩子們愈發拼命地哭。輪到小寶，她卻安然坐在媽媽的腿上，小胳膊上同樣搽了些火酒。一個醫生便開始替她引種。她似乎絲毫感覺不到疼痛，反而玩笑着要奪醫生的小刀。旁邊的人，連醫生也在內，沒有不誇她結實和乖的。普通孩子，恐怕都

趕她不上。

在一個晴朗的下午，小寶被抱在樹蔭底下，又剪了一次髮。她在媽媽身上毫不哭鬧。這樣經過約莫一刻多鐘，安然地將髮理好，理髮師不住誇着她乖，聽話。

小寶的個兒着實長大起來，身上的胖肉緊緊地擰也擰不動。大概小孩在熱天汗出得愈多，是身體愈健康的象徵。她在四月天就整日價流汗，尤其是在睡午覺的時候，小車上鋪的涼席會深深地留下一個小身體的印子。她真怕熱，小車來回走着，扇子也得不住地搖。不是這樣，她只想坐起來玩，不睡。她最喜歡洗澡，洗冷水澡。看見媽媽端着澡盆進來，全身的動作，一致表現快慰。坐在盆邊一個小木板上，渾身赤條條地，手腳都在戲弄着水。母親替她洗完以後，沒頭帶臉撲上一身爽身粉，恰像一隻小白羊。她或者也深深感到涼爽的痛快。

小寶在家庭的地位，漸次增高。她整天哄着爺爺奶奶笑得閉不上嘴。全家都拿他當作一個活寶貝。她這時什麼人都會叫了。在床獨自個貼着牆站立十幾分鐘，慢慢地能夠扶着床欄，來回走步。最好上高和藏迷。床上疊好的一層一層被子，便是她理想中的樓梯，努力爬到半中，不幸小腿一軟，滑了下來，咕咚一聲鬧個馬仰人翻，她卻大笑不止，爬起來依舊去上，沒絲毫畏縮神氣。你若逗着她，

藏迷，她更歡喜得不知怎樣才好。

她底食量真大，稀薄的奶水似乎已不能滿足她底慾望當大家吃飯的時候，她也坐在旁邊笑着向奶奶要菜飯吃，她不問媽媽要，因為她知道媽媽決不會給的。

端午節過後，小寶主要的食物，已經不是乳汁，而是煮得極爛的糜粥，和些碎的蔬菜。她一頓要吃兩小木椀——是外婆買給她的一隻紅色電木椀——都是媽媽親手作給她吃的。

她的身體趨向橫的方面發展。兩隻小胳膊也有相當的力氣。她能在地上站立，不用人扶，如果有人牽着，她能向前走得幾步。奶奶在鐵展特為給她買了一隻小紅櫈子。她極愛它，常常將它搬來搬去地坐着。有時用右手握着它的一隻腳，將它高高舉起，同時將自己的兩腿也分作八字形，左臂也向上擡將起來，似乎是在平衡她身體的重心。這表現她孔武有力的滑稽樣子，的確可笑極了。大家不約而同地都拍手笑着說：

『小寶，小力士，舉得真好，真有力氣！再舉一回我們看。』

她聽了這話，愈發高興，小櫈舉得愈高，將一張小臉漲得通紅，但卻不笑，繃着臉兒，也許因為一笑就沒勁兒了。

(註一)幾個月的孩子，睡熟了以後，常常擠眉弄眼，或是裂着嘴笑。北方謂之睡夢婆婆教(睡一教)，意思就是說夢婆婆正在教她面部一切表情達意的動作。

二 小朋友阿迷

在六月的一天，天陰沉沉地像要落雨。小寶坐在她底小竹車裏，隨着大家又換過一個新的家庭環境。這裏有宮殿式的屋宇，有長廊，有槐樹，有光滑的地板，一切都不像以前那樣枯燥了。她尤其歡喜的是幾株大樹散下來的滿院涼蔭，微風吹得人絲毫不感到溽暑。就是在火傘高張的正午，也不致受那驕陽的威脅。小寶每天在吃罷午飯以後，照例要媽媽推着小車，在那天然的涼棚底下睡上一覺。

這天，也許因為玩得太疲倦了，打午後一點鐘睡起，直到三點多鐘還沒睡醒。她唯一的小朋友阿迷——一隻白地黑花的長毛小貓，她常抱着玩的——從屋上順着樹幹跑將下來，一直跑到小車前面。用牠的前爪只一撲，就竄到小車上面。長而肥的尾巴在小寶的臉上掃了一下，她不由從夢中驚醒，兩隻惺忪的眼，還沒看清楚是什麼東西，就哇的一聲哭了。這時媽媽正在房裏縫衣服，聽見

她哭，趕緊把活計扔在一邊，三步作兩步跑到院裏。雙手將她從車裏抱起，一屁股就坐在車旁的小櫈子上。

『莫怕，莫怕，我困莫怕！是阿迷——你的朋友。你不是愛牠嗎？牠是來找你玩的。』媽媽一邊哄她，一邊用右手摩撫她的額角。小寶這時不哭了，但仍緊蹙着兩道細眉，黑眼珠特別大的眼睛，銅鑰鑰也似的注視在遠處的阿迷發怔。比蘋果色還嬌嫩的雙頰，這時更紅得可愛。據媽媽說，小寶近幾天又吃多了，停止食。所以兩個臉蛋子格外發紅。

阿迷的年齡，比小寶小些，才三個多月。個兒不大，卻極可愛。小寶時常抱着牠玩，有時攢着牠的尾巴一勁向後拉——媽媽是不許她這樣玩的——但有時又極怕牠，見牠來了就躲牠跑開，又想去追。

『貓貓怕迷迷，』她常常用手指着阿迷，臉向着媽媽這樣說。帶了幾分恐懼的樣子。

『「一幺——」「一幺——』阿迷叫喚的聲音極其嫩細而柔和。

『「一幺——」「一幺——』小寶會學貓叫，也極嫩細而柔和，純粹是個小小貓的聲音。這是跟阿迷學的也未可知。

小寶的視覺和聽覺特別敏銳，阿迷或其他小貓正在房上叫喚，坐在房裏的大夥，都沒看見，更沒聽見，依舊東拉西扯地談天。在這嘈雜的聲浪中，她忽然用小手一指正對玻璃窗外的屋頂喊：『貓貓……貓貓……』小臉是向着大家，好像發現一個新奇的寶物似的，驚訝和得意佈滿臉上。你若是不理會她，仍去談你的天，她會更加重語氣，非叫大家都聽見不可。

『寶寶……是……是隻小貓。』大家打斷了話頭，都向她笑着這樣說。她這才勝利地將小手放下。同時小臉也回轉過來，另尋她玩兒的對象。



剛滿週歲的小寶，已經完全脫離了乳食時期，每天靠準吃三四頓爛飯，裏面放些蔬菜，或放一個雞蛋，或者放些紅蘿蔔。她的胃口真好，一頓總要吃上兩小碗。有時餵她些酸而涼的番茄水，同樣吃得津津有味。有時病了，發燒，嘔吐，媽媽餵她些小藥，也毫不費力，一匙一匙地不多時候都喝完了。她似乎不感覺十分苦得難以下咽。因此，沒人不說：『寶寶吃藥真乖，誰都比不了！』奶奶也常誇獎：『我的寶寶真乖！爸爸姑姑小時候都趕她不上！』這樣，小寶簡直變成家庭唯一的紅人。所有的親友，沒有不知道她，而且記掛她的。

小寶所以能夠走路，一半是在小車裏練習出來的。她在車裏總不老實，不是扶着車沿來回走，就是兩腳登着車沿向後瞧着，和人家藏迷。這樣，曾經摔過一次，腦後凸出一個大包，流出些血，直哭過兩三個鐘頭。媽媽嚇得臉上變了顏色，抱在懷裏百般哄逗：

『我的兒，莫怕！唿嚕毛，嚇不着！（註三）』媽媽還深恐她嚇着，在她跌交的地方，彎下身子，用力扒了幾把土，拍在她底頭上。據說這樣叫叫，小孩就不會嚇着。這時爸爸正躺在牀上，手裏的書扔在一邊，嘴裏嘟噥噥地，在埋怨媽媽不經心，使寶寶喫苦。媽媽好像未曾聽見，依舊細聲細氣哄慰小寶。一年裏頭，小寶曾經跌過三次重交。除去這次，一回是由于媽媽的過失，一回是由于爸爸的大意。爸爸對於小寶被摔，極端後悔。但奶奶和媽媽卻不十分在意。『小孩不跌長不大，越跌越有勁。』這也許是經驗之談。不然，小寶兩隻小腿爲什麼比從前反倒更有勁啊？

小寶過週歲這天，家裏預備了兩桌酒席。親友知道的都來送禮道喜。男女客人總共有二十多個。隔壁的伍大嫂，也攜她那和小寶同年的男孩來行人情。小寶這天穿的是一件白紡綢沿紅邊的洋衣服，赤着胖腿，短統襪子，套了雙黃色皮鞋。頭髮還是半長不短的，愈顯得一對大杏核眼，和一個皮球似的小臉。吃過午飯，全家人都換過新鮮衣服。奶奶焚了香，依次在堂房裏拜過祖。隨後用一塊